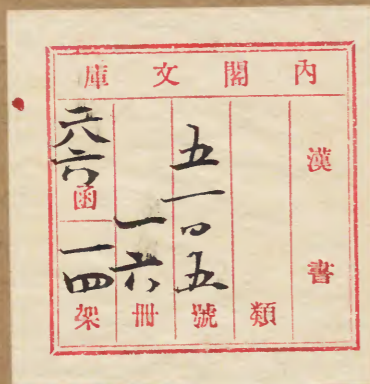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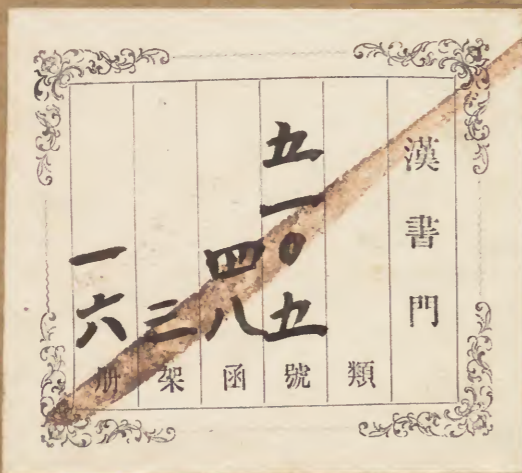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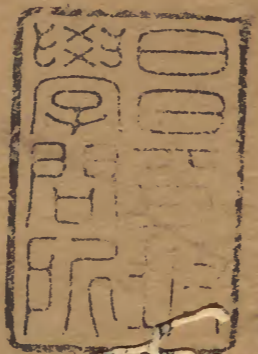


元史類編

三十一之三十三

十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05
冊數	16 (12)	
函號	286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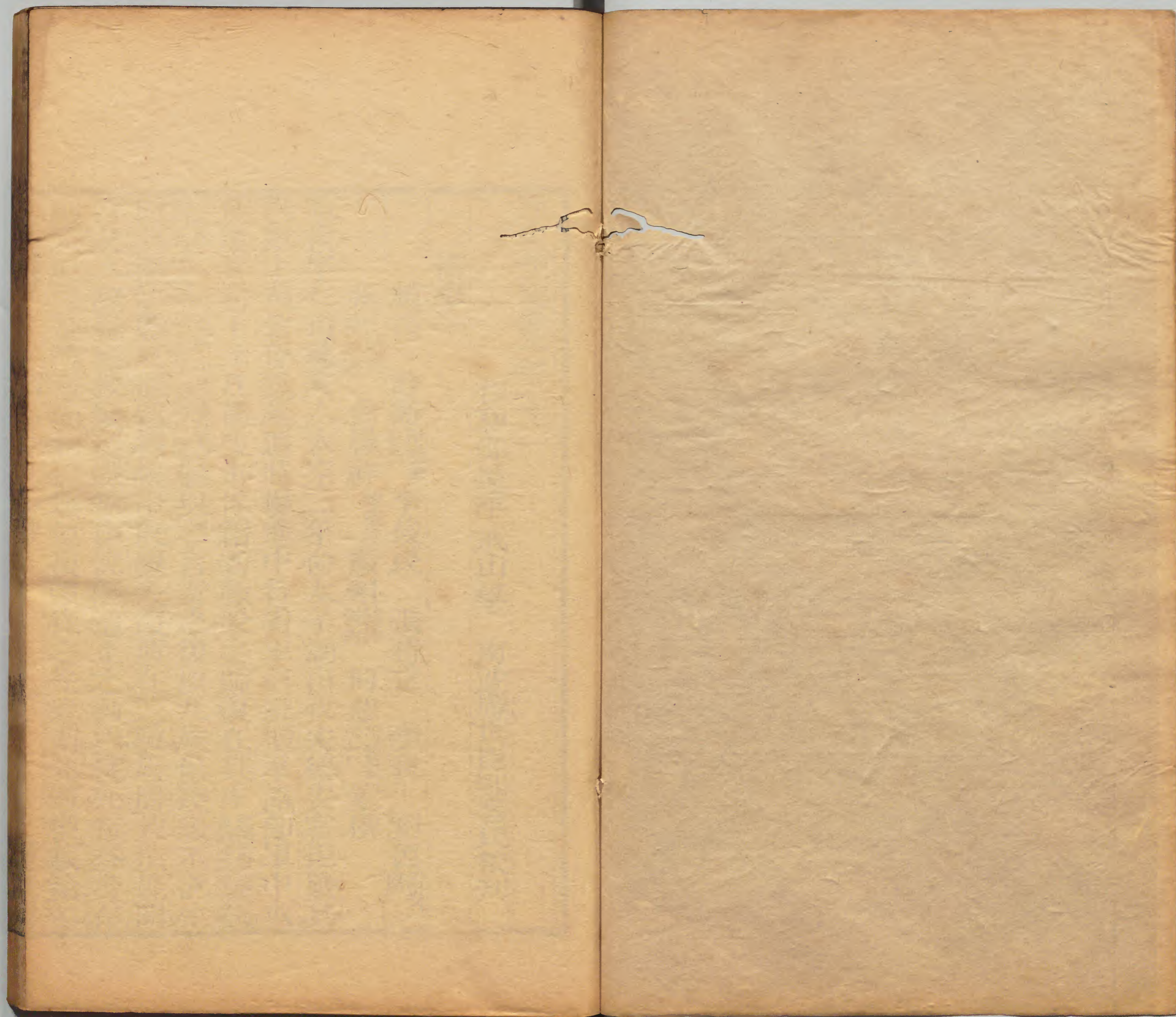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元史類編卷之三十一

淺草文庫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鄧容民校刊

儒學一

趙復

許衡

附耶律有尚

李俊民

張特立

李昶

劉因

附安熙

張頌

附孔思晦

金履祥

補陳桎

蕭奭

韓擇侯均

同恕

附第五居仁

董樸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二年命太子濶出伐宋德安嘗拒戰其

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

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歸復在其中名臣事畧云復

因與樞訣斬死樞留宿帳中既覺失復所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見樞戎服而髯

行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欲自沈樞追止之勸以徒死無益身存

則宗祀可延隨吾而北保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梗載籍不

元史類編

相通復至燕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盡錄付樞燕學徒從遊者常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之不對曰宋父母國也未引他人以伐父母者世祖悅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議論始嗜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于燕京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購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通貫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例于後別著伊洛發揮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郝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

溺心未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門心為勉後家江漢上學者稱江漢先生

經義考載有春秋通旨一書與萊曾作後序

冊曰濂洛心傳探源洙澗紫陽集成庸家猶昧復起羈俘倡道燕都手疏口授乃闢蔡蕪向微先生孰啟羣儒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于新鄭幼端慤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已乎師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不凡他日必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固辭去如是數年間凡更三師

考歲暮云衡幼與羣兒嬉即書

從日者游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抄以歸

理學宗傳云父家貧令為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

去既避難阻嶽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暘甚道有梨眾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

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
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名臣事畧云王辰北渡隱居大名自扁其齋曰魯因號魯齋先生居三年聞亂

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

書益大有得考歲畧云姚樞以道學自任衡詣蘇門訪之得易傳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等書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

小皆自小學入衡亦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時年四十志學如成童國學事跡云衡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

可也尋移家蘇門山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嘗

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

責也凡喪祭娶嫁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

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

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

居衡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

而去世祖出王秦中徵授京兆提學考歲畧云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秦授衡京兆提學仍給月俸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就

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至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

民大化之會世祖南征乃還懷州學者攀留不得追送臨潼而歸

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召至京考歲畧云庚申上卽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

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時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衡樞輩入

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曰於帝前排文

統學術不正遂疑衡與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

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擯使疎遠默以屢攻文統不

中欲依東宮避禍與樞同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

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則

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衡國子祭酒明

年謝病歸考歲畧云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遠路子翁張文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初見衡屢請執弟子禮衡拒而止文謙數忤臣被譴

責至是遣人求言衡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八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振之其害愈

大既微于色又發于聲
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相年甫二十一謂其未諳
機務欲衡輔之復召至俾議中書省事衡上書陳時務一曰立國
規摹言自古得天下者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
過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
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
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
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
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
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
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
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眾雖難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
因時順理予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憂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

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
可不勞而理也夫陸行資車水行資州反之則不能行幽燕以北
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
當行漢法無疑矣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
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
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温温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
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久之驗也苟
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
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
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
國初亡便當議此顧乃宴安逸豫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
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

慕之定又難於鄉時矣唯當齊一吾民之心志興學練兵隨時損
 益裁為定制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
 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可成矣二曰中書
 大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
 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
 七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七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
 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月苦而日愈不暇
 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
 其詳固不敢遽用或已知其為君子為小人而復畏首畏尾患得
 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
 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家
 能步虧食之數者得法故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廐人乘之有玉不

能治必求玉工雕琢之小物尚爾况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
 者為邪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
 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
 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
 下國家之大而古人成法顧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
 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
 格俾効諸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
 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
 才爵位畧可平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一作戶
版籍並籍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
 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
 委任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人爾此非臣

之所能及也三曰爲君難言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以聰明剛斷之姿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以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畀以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則其說由來遠矣臣請舉其切要者欵陳于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大畧謂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至無補况因之爲避者又日新月

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至此此無他當至難之地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一言必求其所以然與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每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疴蘊難知者雖同居其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

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以成大智也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易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人君居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邪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唯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盡君子退者未必皆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

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莫之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雖或知之而名之命之汎如廝養賢者有不屑就矣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言不見用則超然引去耳雖或信用其言復使小人參預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甘尸素以取譏天下後世哉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尚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端人雅士所以重於

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戒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姦邪之人其設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莫能知唯巧也故千蹊萬徑而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直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蓋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意迎合竊其勢以立已威濟其欲以結主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耳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其功

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萬姓遑仇而去之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士雲合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其故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乎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出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下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此大抵人君卽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從而悅之冀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則怨心生焉人才不甚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薄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人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

一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罰也舉可以爲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考之當時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後若是者小則水旱大則亂亡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海內殷富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

爲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四曰農桑學校言古之聖君必曰堯舜古之賢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舜典臣嘗反復推衍參之往古而聖賢之

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則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此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擾勿害盡毆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樹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日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五曰慎微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使士安夫士農安夫農工商安夫工商則在

上之人始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爲喜怒喜怒之色見於貌喜怒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由於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無不中節矣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在下希進之人往往求託近愛與之爲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

獨以喜之怒之為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最宜深念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

帝深嘉納考嚴密云衡每有奏對上必先擇善譯者然後名見或譯者言不達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衡又疏言國家

汰省冗官正所以重名器抑僥倖厲廉能其為善政無疑也然言之甚易為之甚難蓋人之情太抵患於得失故凡得則喜失則怨所謂已奪者猶可與已與者不可奪正此謂也方其用之之初正當甄別審察不以私親不以賄賂不以權貴量其限而簡用之自無冗長今既濫之於前遽欲黜之於後是恩之在私門者固無恙而怨則歸於上矣其可哉往者既不可復追繼自今當盡改前失使天下之官有定員歲取之人有定數其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具見前史可考而知也然又必重風憲之權任廉能之士使巡行天

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則前所謂冗官者日減而新進者無壅庶乎可補前日之失又言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峙號為二府兵興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事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或者謂樞密併於中書合古冢宰總百官意不知古者冢宰止一人而今之為宰輔者動輒數十人此而不古而謂樞密者獨可以古邪國家切務止在得人苟未得徒紛更於此無益也帝以衡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縣與天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奏之命集公卿議省院臺

元史類編

卷三十一

十

楊東山房

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尚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同僉樞密院之請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事登云西相阿合馬詰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為由其道相曰公實反耳人所嗜者公一切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果如君言得罪亦無所辭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宣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帝命左右掖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舉官自代衡奏曰用人天子艾柄臣下汎

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衡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若輩太樸未雕視聽專一苟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若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

道國學事跡云衡自詣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道學業必有所荒日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欲令蒙古生學習算術遂自唐堯辰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俾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其習字必以顏魯公為法嘗口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

又云衡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欵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權臣屢短毀漢法諸生廩食常不敷或稍引去衡請還懷帝問翰

林學士王磐磐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

令其去寶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考歲畧云十年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上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姚樞云先生出處關時

世污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番矣遂合辭代奏得告南歸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

助教命守衡學規性理大中云世祖欲取宋問計于衡衡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生靈非計之善及宋下世祖亦不以是少之十三年

詔王恂定新歷恂言歷家知數而不知禮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

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謂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

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

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語詳郭守敬傳十七年歷成上之賜名

授時歷頒天下六月以疾益進得請還懷考歲畧云衡八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八

見皆跪奏上令衡起賜坐勞問

皇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就養

衡家居簡絕人事常課僮僕事耕墾勤於自治踰年病革值家祠

祭衡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祖考乎扶而起奠獻如常儀既徹

家人餽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

里來號慟墓下者考歲畧云衡疾甚醫者診之曰損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脉皆平先生其

獻既曳杖于門曰予心怍怍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能遂發嘆奄然而逝衡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論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

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且不用二氏教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

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及去人皆哭泣不忍舍聽其言雖武

夫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

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是豈增繳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

世少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其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

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書之堂布

元史卷三十一 禮樂一 三十一

衣蓬茅不為荒涼珪組軒裳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眷舒尚友
千載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
也成宗大德初追諡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加封魏國公仁宗皇慶
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立書院于京兆給田奉祀事名魯
齋書院諡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理惟洙泗之源是沂嘉謀八告非堯舜之道不陳封魏國公
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隆緒則不生命世之大賢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命為蒸民
之先覺 考歲畧云衡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五十後所作
曰孟子標題皆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迺雜出眾手非完書也 牧庵文集
云衡嘗戒學者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有能一
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均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即律有尚字伯強遼東丹王十世孫也祖父在金世嘗官東平
因家焉有尚早篤學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第至元八年衡除國
子祭酒奏有尚為齋長及衡告歸以有尚為助教嗣領學事居久
之除祕書監丞出知薊州皇太子真金在東宮召為詹事院長史
自有尚去而國學事廢廷議謂非其人無足繼衡者乃除有尚國

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就民居有尚屢以為言二十四年
朝廷大起學舍立國子監增廣弟子員以有尚為祭酒儒風為之
丕振尋以親老辭大德改元召拜集賢學士八年又以葬父乞歸
會朝廷思用老儒安車召之累辭不允復起昭文館大學士兼祭
酒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
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道者
舉皆屏黜其法一遵衡舊而誠謹有加身為學者師表數十年海
內宗之既而年老力請還家卒年八十六諡文正

田曰大儒之生與君相等應運乘時月輝日炳出處皦然頑
廉懦警致君澤民非實非徑

李俊民字用章中堂事記云
號鶴鳴老人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以
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以所學教授鄉

元史卷三十一 禮樂一 三十一

里有不遠千里來者其於理學淵源冥搜隱索雖片言隻字務有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嵩山再徙懷州俄復隱西山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為弗及世祖在藩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祖恐重違其意遣中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始驗而俊民已死賜諡莊靜先生楊與文集云年八十餘而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登泰

和三年進士第授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談經自樂

正大四年以薦拜監察御史屢劾權貴語詳金史當路者忌其直左遷

邳州軍士判官金亡優游田里日與門弟子講學聖學宗傳云是時閩洛之學未行於中國獨金

備張特立頗以程易教授北方世祖在潛邸首傳旨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邱園

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

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令趙寶臣詣其家存

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既即位復降璽書褒諭卒年七十五

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

常未遂邱園之賁俄興窳窳之悲可復賜前號以彰寵數素通程

氏易所著有易集說歷年繫事記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

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志抑鬱不樂復求試

一夕夢在李彥勝下閱計偕士無其人時昶年十六已能文乃更

名曰彥父子同赴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

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人以比向歆而世弼遂不復仕昶穎悟

過人初從父入科場儕輩少之監試者遠其次舍伺察甚嚴昶下

筆數千言立就釋褐授孟州温縣丞名臣事畧云寓陳之項城聚書深讀仍手自抄錄為日課不輟蒙古兵

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實卒子忠濟嗣遷昶為

經歷李謙墓碑云東平大府民繁事殷昶贊畫未始依違宋子貞居幕長議論率與昶合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

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不許尋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

士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碑云服除忠濟不欲以幕僚相屈為置師席躬率僚屬問經傳多所開益世祖伐宋

次濮州聞昶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昶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

務本清源為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深見嘉納及

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省科稅賦

雖遺戶不貸昶移書時相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

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顧耳以俟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

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

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止驗見戶應輸猶或不逮復

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供億豈聖上

擢賢更化意哉省府從其言得蠲逋戶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昶

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

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

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

征宵旰之勤永為南面逸豫之戒帝稱善久之嘗燕處望見昶輒

斂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

議官昶條十二事剷除宿弊事畧云朝議令老疾輸賦昶上書曰聖主即位之初凡

權收養旬月之間一子一奪非所以示信也至元元年罷同議官昶謝事家居五年起為吏禮

二部尚書凡議大政宰相必延置上座傾聽其說姦臣阿合馬進

用昶即請老歸丞相安童奏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東西道按察

使旋致仕卒年八十七昶嘗集春秋諸家說折衷之曰春秋左氏

遺意二十卷早年讀語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脗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

一附以已見為孟子權衡遺說五卷事畧云祖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溫粹見於面樂於誨誘有問

輒叩竭終始畧無所隱薄世味以恬退自安家居坐一榻書史滿前寤日夕不厭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父述刻意問學好長嘯世祖中統初劉肅宣撫真定辟為武邑令以疾辭年四十未有子一夕夢神人以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因故名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字三歲識書六歲能詩長而深究性理之說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視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畿輔志云彌堅應城人元兵狗濮上招致而北因家真定為人清苦嚴重學問醇正文章質實屢以忠孝之義訓勉諸生化服者眾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義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即曉然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

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賓客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多所成就公卿使者過保定聞因名來謁輒避不與見或以為傲弗恤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丞相不忽木力薦於朝至元十九年徵拜右贊善大夫初太子真金建學東宮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至是恂卒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請歸俸給一無所受已復召為集賢學士固辭不起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必然自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

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日前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六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獨是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

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誓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强致帝聞之嘆曰古有所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輟耕錄云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越二年卒年僅四十五無子仁宗延祐中追贈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元嘗作因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邪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又有靜修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定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

筆云大學衍義補云當世祖渡江因嘗作賦以欣幸之有戰則為士降則為奴之語世以此少之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

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熙既承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益向慕家與因相距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為己之學深許與之熙將造其門而因已沒乃從因門人烏叔備聞其緒說熙嘗與叔備書曰易說想已就緒丁亥集亦富脫稿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熙一來此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翫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問體驗警省亦畧有效但覺悔尤山積更日夕增懼耳四書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尚多有疑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閱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敘事本末終始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

註之經文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氏浮夸乖戾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畧節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為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同知以為如何蓋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靜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言信行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切實可謂善學朱子者生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數十年既沒鄉人立祠于藁城西祀之門人蘇天爵為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理學宗傳云靜修遺文皆熙所輯嘗語人曰吾每聞一過於經必有新得彼第以詩文禮之何啻千里

冊曰難進易退嶮然不溜古有不召先生庶幾達則行道云

可委蛇自卑狗人孰知其非昌明絕學來者之師

張頌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

吳澄墓碣云父藏為彭澤主簿蜀有兵難處從其外舅

浙頌生始四歲瀛海元貞德秀目為奇章年十六而孤奉母居海濱

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講道上蔡書

院頌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邵之微言朱子

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久而不懈所學益宏深微

密南北士鮮能及之

碣云業進士詩賦不中改試春秋義楊棟勉之學義理之學既而從棟家台州天兵南下家藏焉然一身授徒自給世祖

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宮中州士大夫皆

遣子弟從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真州來學者尤眾遠近翕然尊

之稱曰導江先生以薦朝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著釋奠儀註其

序曰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

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

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

後郡邑倣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少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

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三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

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

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示之前聞二者之失所

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戶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戶

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

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

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

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

果為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

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

示不敢褻陳之階祀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與教於茲思有以正之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哀為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人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采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與此篇并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足徵云

南陽云為制邊豆更定禮儀請正顏孟配位南向之失升會子子思配饗以周程張邵

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誦誦如也其及門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

按舉嗣尚有四經歸極孝經口義引穀訓蒙經史八門闕里通稿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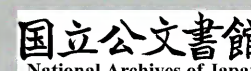
吳澄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据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頌及郝經吳澄皆常留儀真作三賢祠祀焉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嘗受業于張頌

家貧躬耕為養雖寒暑力學不懈遠近爭聘為師武宗至大中舉茂才為范陽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廩薄曠職思晦獨儉約自持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仁宗雅尚儒道一日問孔子裔今幾世襲爵為誰廷臣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且長者思晦也復奚疑命襲封衍聖公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於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秩詔加封聖父啟聖王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為不早辨則真偽久益不明遂會族人稽世系斥之而重刻宗譜于石卒謚文肅

闕里志云三氏

學舊有田三千畝子思書院有管運錢萬緡取息以供祭祀思晦皆理復之

金履祥字吉父婺州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金氏幼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厲知向



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學於黃榦而榦則親承朱子之傳者也自是造詣益邃當宋末遂絕意進取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如指宋終莫能用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聞問者十年履祥不惜傾貲營贖之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惟勞問辛苦當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傳

信乃用邵子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書二十卷名通鑑前編其序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予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寢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事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

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成烈王二十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前編昔司馬光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旣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媿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作也又著尚書表注二卷其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

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列學宮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宮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山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注諸經畧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旣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

元史類編

卷三十一

三

折衷山房

遺漏放失之憾茲表注之作雖為疎畧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爾他所著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成宗大德中卒追諡文安

陳極字子經奉化人官集賢學士世

代好學史極宏前人之業節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泊劉道原外史游自盤古迄高辛氏名通鑑外紀冠金仁山前編之上又自上古下逮有宋比事較義其紀年師溫公補遺書法師文公綱目名通鑑續編行世

冊曰乃心繫宋身卒於元師王淑何考亭淵源前編采輯涼水功臣吾道在南斯有傳人

蕭音居史誤作字惟斗陝西奉元人自兒時性至孝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

輒倚榻玩誦不少置學者及其門請業日眾輟耕錄云嗣聖歲吏於府一日呈贖尹前尹偶墜筆自刺拾之

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嘗出遇一婦失金釵道旁疑刺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刺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

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暮行遇寇者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

釋去世祖分王秦辟劉致諡議云以平與韓擇同侍秦邸章成章王野仙薦以疾辭

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使從吏先詣刺舍時刺方汲水灌園從吏固不識也使飲馬姑應之自若少頃冠帶

出迎賓從吏懼伏地謝罪亦殊不屑意後累以集賢直學士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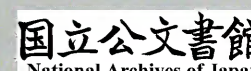
司業集賢侍讀學士徵皆不起武宗嗣位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

京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解去或問其故曰

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再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

疾作固辭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刺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

考亭為宗侯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人所著有



從善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始或疑爲凌節勤苦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允遂禮樂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奉元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不起其卒也門人服總麻者百餘人 侯均字伯仁少孤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及千遍終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由是名振關中用薦起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卽歸均狀貌魁梧氣剛正人多嚴憚及應接之際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居奉元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

間言恕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世祖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祚卽其家拜國子司業使三召不起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卽奉元置魯齋書院以恕領教事先後來學者以千計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召爲左贊善大夫八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移疾歸文宗天歷初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辭其學由程朱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委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人卒事繼母如所生父喪哀毀致段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家雖貧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渠菴時蕭颯居南山下自以道高當世八城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卒年七十八追封京兆郡侯諡

文貞所著架菴集二十卷 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嗣弱
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力農學徒滿門嘗行田間遇有
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誼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
其門者皆學明行修卒之日門人私諡靜安先生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
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
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
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
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故心所自得往往有融會之妙其事
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怡然不與校中山
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
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

冊曰百家異同競夸著述名堪識字亦復難得所學果充必
融氣質二賢溫恭足徵道力

元史類編卷之三十一終

元史類編卷之三十二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郢客氏校刊

儒學二

吳澄當孫胡長孺從兄之純熊朋來 胡一桂 胡炳文

陳櫟 黃澤 許謙 吳師道 程端兄端武恪

吳澄當作字幼清江西崇仁人高祖煜元明善傳云共先自豫章豐城遷崇仁

樞樞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言其地當出異人

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媪言有物蜿蜒降舍旁池

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教之詩隨口成誦五歲日記千餘言

夜讀書至旦母憂之節其膏火澄候母寢燃火復讀不稍懈既長

知用力聖賢之學當宋末舉進士不第揭傒斯神道碑云十歲得朱子大學等

十過如是者二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家貧常從鬻書者借讀遠還之鬻者每問

一篇輒終其卷十五歲知厭科舉業篤志聖賢作勤謹二箴又作敬和二箴後又作顏再理一諸

元史類編

箴銘是歲澄侍鐸赴鄉試時程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臨汝書院一見奇澄命族子鉅夫同學為友庚午應無州鄉薦

世祖至元十三年樂安鄭

松招澄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次易書詩春秋儀禮修正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徵至京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澄遊洪都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數千言時元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諸經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再三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武宗至大初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日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每至夜

分雖寒暑不易仁宗皇慶初遷司業用宋程純公顯學校奏疏胡文定公瑗六學教法朱文公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忽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尋以集賢直學士召乘驛來京次真州疾作遽還英宗即位徵拜翰林直學士會勅寫金字藏經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喻益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教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致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薦拔之說以惑世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為講官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

之制乃作十三室有司疑於昭穆失次命在廷集議澄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憚於更張竟如舊次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受命總裁居數月書成未上卽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意宴罷亟命小車出都遣官驛追之不及旣還山四方來學者不下千人每日端坐拱手荅問斐亶使人渙若水釋初澄弱冠時常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

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於易書詩春秋各有纂言其序易曰昔在皇羲如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旣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

以其首良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
 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
 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
 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
 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
 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
 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
 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 凡十三卷今存 其序書曰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
 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
 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
 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

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
 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
 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
 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
 豫章內史梅頤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冲
 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
 梅頤頤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
 如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
 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為漢儒所傳確然可
 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
 篇晉梅頤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

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亂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回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秦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秦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頤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遠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二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

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旣與梅頤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宋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

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何從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表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予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凡四卷今存其序詩曰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會朝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

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

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旣無從考据不敢輒爲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幽風焉其序春秋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

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繇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

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今二書不傳又作三禮敘錄曰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槩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闕典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八卦之中詩書

之序本自為編居國風雅頌興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真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脫橐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橐本而已若執橐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

乎其間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後學者哉嗚呼由宋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以澄之不肯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後經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問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

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未流不至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

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剛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

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元所注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舐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

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助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

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改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廝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

特性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
 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
 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鳴
 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
 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
 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
 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功臣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
 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
 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
 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
 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
 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八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

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
 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
 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八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八儀禮
 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
 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
 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
 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
 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之君子云

按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
 後至正十四年刻李俊民
 序云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
 裔孫當繕寫甚謹兵部員外郎危素請而得之遂命工梓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註疏舊本次考
 朱子通解然後取是編所次所釋而深研之庶有得乎 明成化九年江西撫臣夏時正重刻三
 禮考注六十四卷楊士奇跋云右錄三禮考注六冊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爲儀
 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如此
 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嘗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從康之孫求得之遂
 掩爲已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
 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然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

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饋廟之外中霽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霽禘于太廟其篇題皆不著敘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八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敘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閉居嘗為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為經義為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敘無別又其卷首亦載敘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為無疑豈壁所增耶姑志之以俟知者 又嘗訂孝經定

本合古今文分經一章傳十一章其述辭曰漢藝文志孝經古孔

氏一篇二十二章許冲云古文孝經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孝經一篇十八章

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

中古文為異 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

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

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邵訪得孔傳

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

非孔舊本 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

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

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闡

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

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

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

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闔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

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 朱子曰孝經獨篇首

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為之

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

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

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

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

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
 劉向衛宏蓋嘗手按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
 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
 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

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許慎說文經孔氏古

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慎自序云其母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案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
 當時古文居士即無闕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矣又桓譚言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
 四百餘字今案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闕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
 者僅二十餘字其所增或一二字比今文徒為冗羨其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更覺突兀

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
 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氏所論則雖今文亦不
 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按其同異定為此本
 以俟後之君子云澄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
 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

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其序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
 當反之於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人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
 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闕也議者遂
 以澄為陸氏之學焉所居草屋數椽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
 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文宗以澄耆老特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
 便奉養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孫當字伯尚幼承
 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澄既沒四方從遊者悉就當卒業以薦由
 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當
 世居江右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特授江西廉訪使偕兵
 部尚書黃昭招捕諸郡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即募民兵由
 瀾閩入克復建撫兩郡時參政朶友方駐兵於此忌當屢捷功在
 已上因構為飛語謂當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當平賊功

元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三 折衷山房

折衷山房

狀自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等公牘先至故朝廷責當左遷及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參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當戴黃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屈歸隱廬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

冊曰儒首致用為相為師其次立言以教來茲三禮成編百世可俟或朱或陸何同何異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其先自天台來徙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閩縣事父居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長孺而其學益振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為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歷任福寧州倅宋亡退棲永康山至元二十五年世祖下詔求賢

有司強起至京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改揚州路儒學教授

輟耕錄云長孺應聘入見便殿趨進不覺笠子欹側上問曰秀才何學對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憐其貧特授揚州教授 尋移建

昌武宗至大元年轉台州寧海縣簿泐東大祲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法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之民既而果索錢長孺抱牘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羣盜狙伺其間恒出抄為過客患長孺偽衣商人服一蒼頭負橐從陰戒騶卒躡其後比至巖中盜果突出皆成擒盡捕其黨寘之法羣嫗聚浮屠菴誦佛書一嫗失衣適長孺出嫗訟之命以麥寘羣嫗掌中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竊視長孺指縛之還所失衣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兄妻愛之給言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叱之去未幾長孺治它盜

令盜誣兄受步搖為賊逮至辯甚力詰曰爾家故有是何謂誣兄
叩頭曰誠有之乃弟所質者趨持至呼其弟示曰非爾家物乎遂
還之仁宗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以病辭隱杭之虎
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
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行遊四方旁求
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為最切每曰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
故所至摘發如神為人光明宏偉務明心學慨然以孟子自許惟
恐斯道之失其傳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者宗之嘗言人雖最
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
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精勁有氣非其人雖一金易一
字毅然不與書史會要云長孺耿介不同流俗真書學鍾繇剛勁骨立似其人 輟耕錄云
趙孟頫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乃父求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
者是日長孺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客咸勸愛之長孺卻愈堅其送蔡如愚歸東
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晚寓武林

病喘一旦具酒食召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問曰
先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
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稿
門人諡曰純節先生

冊曰儒者躬行立誠毋偽鉤距摘伏施之在位雖曰致用明
察可畏揆之斯道究非所貴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進士吳澄墓表云授寶慶府判官不及仕世祖初得江南
欲盡求宋遺士而雅重進士以狀元王龍澤為南臺御史朋來與
龍澤同榜聲名不相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居州里間生徒受業
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

下與人譚經義日益不倦天慵集曰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

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完書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人勿以其難讀而不
加意也 又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

食之下篇也。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八門鞠躬私觀輪如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疑使擯執圭兩條孔子但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必非孔子之事可見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爾。又曰大戴第一篇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問乃有兩篇七十三而闕四十三四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尚如此况經文乎小戴剛取為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禮運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尚多可刪而大戴篇中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大戴之明堂位能記禮文之位為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且如行以采芡趨以肆夏場中采芡趨中肆夏保傳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芡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芡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二字可也。

用治書侍御史王構薦連為閩海廬陵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

則古式遠近師宗之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書史會要云自號彭蠡釣徒所作字以篆法寓隸體最為近古

蓋倣魏鶴山云延祐設科行省爭請為考官朋來以應試者大半皆及門不

赴其後江淞湖廣率卑辭致禮朋來始往應其請及對大廷所選

士居天下三之一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

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為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

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控宗之

墓表云孔廟釋奠肇自唐開元禮宋政和禮因之升歌之辭多闕江南學宮配享有四西酌獻舊辭

治中英宗始親祠太廟銳意制禮作樂學士元明善以朋來為薦

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經說七卷自六經以至篆韻揲法靡不

精究云 子太古字鄰初舉至順二年鄉薦官江西行省員外郎

晚隱櫛山著書以老見通志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號玉齋先生素精易初饒州

德興沈貴珙史誤受易於董夢程董受朱熹之易於黃榦方平嘗

從沈董學著易學啟蒙通釋一桂之傳出其父得朱氏源委之正

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統一

志云八元隱居著書以闡為文公講學地過其鄉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遊與之上下講義者十餘年歸則哀集諸家之說以疏朱子之言

仁宗皇慶中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及啟蒙翼傳三篇其序曰朱子於易有

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及啟蒙翼傳三篇其序曰朱子於易有

本義有啟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其專論卦畫著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啟蒙昧而為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為啟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為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寢失其真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教炳如日矣復祖尚元旨者有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卜翼之經傳分義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今終不可逾於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曷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為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

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為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夫義文周孔之易也若夫易緯焦京元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為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子之分於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詔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為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即此而

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底所在亦何以尚此又作十七史纂其首篇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沌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至寅始為開物之初意三皇之

號由此而稱也更有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於世學者稱雙湖

先生

一統志載尚有人倫事蓋歷代編年諸書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炳文尤潛心朱氏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嘗作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其序曰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然則義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為義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矣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易者皆謂之象其或巧

或拙或密或疎皆天也易之取象壹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於義文周孔之易而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邇其傳義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解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奧旨後之學易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義文周孔之天矣其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于饒魯之學本出朱熹而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三十四卷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子者刪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已說于後其序曰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

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余不敢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余之所深冀也又嘗曰緱山杜瑛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延年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同郡張存中精心讎校剛冗而從簡去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

審則是書誠有補云又著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武宗至大問其族子浚為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所居面山世號雲峯先生按延年字壽之存中字德庸皆炳

文同時人

陳櫟字壽翁徽州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舉子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謂有功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千萬言凡諸說之有畔於朱氏者刊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有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由是朱熹之說大顯明于世其序書傳曰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

揖讓放伐制度詳畧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况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一桂見而許可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云延祐設科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凡江東人士就學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所居堂曰定宇學

元史類編

卷三十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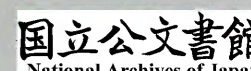
指掌山房

者因稱定宇先生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一統志載尚有讀易編讀詩記爾雅釋大典撮要春秋三傳節註資治通鑑精節增廣通學論孟訓蒙口義晚年自號東阜老人元詩選載有定宇集一卷

冊曰新安三子纂述精專闡揚書易本義昭然惜哉舊史寥寥數言摭摭遺文載茲簡編有功經學庶幾足傳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蜀人榮之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兩史云見邵子天地自相依附語窮晝夜以思因玩河圖洛書恍然有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

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畧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初澤屢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狗舊說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閑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



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謂易主明象因孔子之言以上求文王周公之意而其機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畧辨同論謂春秋主明書法大要在考覈三傳以求聖志之精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邱甲辨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迎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則謂鄭氏深而陂王肅明而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邱廢五天帝併崑崙神

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堆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洞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澤謝曰以君之才輟暮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去或問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邪理學宗傳云新安趙汝實見澤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問致而慎思無輕發可也後家貧且老不復能教授歲大稔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澤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

罪為大戚順帝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者僅十二三云

冊曰覃思著述本期有傳經學明晦運乃由天艱苦所得僅存寥寥後學之憾不見其全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由平江徙婺之金華父觥宋淳祐進

士名賢錄云觥無子以仲謙兄宜之子為嗣即謙也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

八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

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

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

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

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居數年盡得其

所傳之奧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其序履祥所著論孟

考證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

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

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

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始余三

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

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次童而習之白首不

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乎讀毛詩集傳有名物鈔八

卷正其音釋攷其度數以補先儒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引而

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名賢錄云春秋有溫故管窺其觀史有治忽幾

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司馬

光率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

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又有

自省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嘗句讀九經

儀禮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辛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冕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仁宗延祐初隱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四方人士皆不憚百舍重趼至其教人也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四十年搢紳先生過者必即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舉茂材異等郡復以遺逸應詔皆莫能致晚年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安危為斯道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

大方通鑑云謙病革猶正衣冠而坐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謙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曠遂逝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白雲先生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沒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世適江浙行省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之學宮

冊曰道無南北學有淵源婺中四子世適一門踐履篤實體用真純吾道在是俎豆勿諉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州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弱冠閱宋儒真德秀讀書記幡然有志為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之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義由是心志益廣造詣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為先務登英宗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丞調寧國路錄事遷池州建德尹所至有治聲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薦之朝召為國子助教尋遷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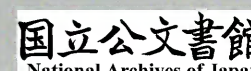
士其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成自以為得師以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嘗以謙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為成書師道為之序曰竊惟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而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策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為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為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為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田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大儒始畧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

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畧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白雲先生名物鈔之所為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闕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人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狸首鸞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

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夫啟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列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

春秋胡傳附辯國策校註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

程端學字時叔浙江鄞縣人登英宗至治辛酉進士授仙居丞未上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畏憚之遷國史院編修官命未下而卒生平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能盡合聖人作經初意于是徧索前代說經者凡百三十家獨宗程朱之論輯諸說之合經者為本義三十卷訂三傳之不合經者作辨疑二十卷傳今不又推本其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作或問六卷以傳授諸生其敘曰孔子何為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王伯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昭名分正上明下順內修外附民志既安姦偽不作孔子生乎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墮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人道悖於下天運錯於上災異洊臻民生不遂孔子既不得出而



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卽事以立
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夫知非
常則知已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
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若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
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
若董子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
也三傳之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
字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爲褒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爲
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
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
大凡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
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明趙伯循匡陸伯冲

復孫大山復劉原父敞葉石林清陳岳輩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

至其所自爲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敝復得呂居仁本鄭夾漈樵

呂樸鄉大李秀巖壽戴岷隱溪趙木訥鵬黃東發震趙浚南孟諸

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采輯

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意而問附已意於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

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按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

蓋以此經之大積敝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

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

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

誠克已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

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爾順帝至正三年浙東廉訪

使慶喜上其書于朝詔慶元路儒學版行天下 兄端禮字敬叔

年十五能記誦六經曉暢大義先是南宋間四明之學多宗象山
惟端禮兄弟皆從史蒙卿游以傳朱子明體達用之旨仕爲衢州
路教授時人有二程之目著讀書工程國子監嘗取之頒示郡邑
校官

冊曰春秋大義意主奪予孟子以來諸家宗此程公新裁克
已復禮學不苟同並可經世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
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
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爲君命於家爲叔父命
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太子反不
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
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就人或

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屬今親已死何以仕爲順帝至正間朝廷重
選守令浙帥秦不華舉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
經郎恪遂陽爲瘖瘂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
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

主之學以河為本谷曰以越為本退普亦水雲集普干谷
 盤源谷源則為書德不與人對主平我實同長錄日聖坐起開夫
 鑿守合池峭泰不華舉為平則必水隸氏亦不扶設引又煎為對
 博之土谷曰向為時羅今縣曰天何以甘為則帝至五間時我重

元史類編卷之三十三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郭容氏校刊

儒學三

郭守敬 王恂 楊恭懿 齊履謙 杜瑛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稟祖榮通五經精算數水利
 之法時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樞密張易贊善王恂同講學于

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齊履謙行狀云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通達活泉兵後橋淤失所在守敬甫冠為審視地形按

指其處得之河東元裕支其事于石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

上都而陳六事其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以玉泉水引入行舟

歲可省餽車費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藺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

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鷄甸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

達活泉引入城中分為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灋河東至古任

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洛州永年下經鷄澤合入灋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溉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嘆曰任事若此真不為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尋加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袤四百里一名漢延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廢壞淤淺守敬為之更立牐堰渠皆通利

如舊二年遷都水少監守敬言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蘆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興守者懼有失以大石塞之今若按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致西山之利下可廣京畿之漕又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其議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為圖奏之先是太宗西征庚辰歲五月望月蝕不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歷後天也言遲也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歷之失且以中原庚午歲大師南伐而天下畧定推上元庚子

元史卷之三十三
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
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爲里差以
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名曰西征庚午元歷表上之不果
行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歷世祖稍引用之時劉秉
忠亦言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未遂
而卒十三年江左旣平帝思其言遂立局改治新歷詔守敬與王
恂較定以文謙與張易領之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歷之
本在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本宋皇祐中汴京
所造與大都天度規環不協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有奇又表
石年深欹側難遵用乃盡考其失移置之旣又別圖高爽海以本
爲重柵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覈又以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
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作候極儀用二線以測餘分纖微

可考極辰旣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
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其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
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守敬合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
明測景則難作闕幾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
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等
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更
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八永短圖凡五等與諸儀互相
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
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日晏帝未嘗少倦因奏
古今治歷以唐一行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
景凡十三處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疆宇比唐尤大必遠方測驗

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曰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

凡二十七所

行狀云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分夜四十分和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七刻夜三十三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四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大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

衡謂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了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

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朧定交食其法視古加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施之永久無弊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臣上奏曰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

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專命臣等改治新歷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

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

符四日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二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人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

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

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歷代小史云守敬常言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

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蓋司天之官餘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守敬用四尺故號精密十九年恂卒時歷雖頒然其推

步之式與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彙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

抄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彙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

下三歷注式十二卷楊桓轉神注式序曰近古歷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

及天道所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月空月之六候三白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一月之向背也又生干支於十日下午注五行納音於干支下注月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建下

合是數者通取轉神之名以為吉凶之由轉神者言其神隨時輪轉無定位也曰是日遇某神作某事吉作某事凶又注天恩天赦母倉天德嫁娶修宅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纖

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狃於習常無所改正久矣聖上萬幾之暇因知大明歷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初置表儀測

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來研精極微新其歷而賜名授時其以鳥火虛昂為日中宵中日承日短之驗以正四時之遺制益不敢失於古然歷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皆有所動年月日方

之善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雖然至教所寓無往不存原夫歷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慎也天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歷注之義微矣哉二十

三年守敬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

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

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八宿去

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

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有言蘆溝自麻峪可至

尋麻林者朝廷遣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舟蘆溝亦為峭石所

阻不得達守敬因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尤大者大都運糧河不

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

門入城環滙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大學衍義補云

導昌平白浮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京西北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于積水潭即今之所謂海子也從東折而南至高麗莊以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

北至通州凡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閘以過舟止水

帝覽奏稱善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役興帝命丞相以下

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待守敬指授而後行通考云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凡置牐之處往往於

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運官糧歲數十萬石方秋

霖雨驢畜踣斃者不可勝計至是得免都民輓運之勞公私稱便
 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通惠河並賜守敬
 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牘
 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牖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
 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成宗大德二
 年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按通志及元史河渠志俱闕當在上都境內守敬奏山水頻年暴
 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者吝於費以其言為迂縮
 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
 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時內外官年七
 十者並聽致仕獨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不許自是翰林太史司
 天官不令致仕著為令仁宗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名臣事畧云守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祇而京師材用饒復唐來以漑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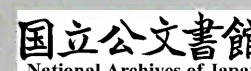
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省其在西夏時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
 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分殺河勢或可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
 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
 近其流且緩言皆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
 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守敬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
 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昭合且自太初迄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
 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誑一時間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
 驗天事旋已而效守敬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
 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
 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
 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
 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刻度分秒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
 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度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守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
 符數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為審當曾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每朝
 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
 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蓮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
 五皆以刻木為衝牙轉相撥擊上為海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
 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此儀象制度之學不可及者也初半十五六得日本蓮花漏圖已能
 盡究其理及隨張文謙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篋為
 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故其規畫簡便測望精密 函史云守敬作仰儀銘曰不
 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釜兌也鑿環為沼準以
 概也辨方正位曰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斂也小大必周八地畫也始周浸
 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齡也列刻五十六時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
 也以負縮竿本午對也首璇璣板窾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鐵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陽谷朝賓

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鑿生殺也以避赫曦奪自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也黃道濱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也安渾宣夜所穹蓋也六天之象言殊話也一儀一揆孰善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喙也閻賚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歷不億輩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躬神巧造化愛也其有俊明昭聖代也泰山礪平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詞禁謹勿壞也其仰察躔離近取暑景微入刻杪遠周寰海徧參歷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歷成術與守敬疏言天體難測古歷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暑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較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一本其故常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端方之前代全踵故歷增損附會為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創驗修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歷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為法而法始於候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而已知作能述前法畧備而植表短尺寸之下所為分秒大半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而暑景虛淡難得其實前人於虛景之中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為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然皆其浮陽之數非足準也今以銅為表高三十六尺端扶以二龍舉橫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為四十四尺於古八尺之表一引伸之為五即毫釐易分而別創景符以取實景其制用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闔為跌其一端設機可開闔啟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竅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暑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也古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一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暑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為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暑景長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為二尺三寸四分雖暑景長短以時地頗異而暑景長為南至短為北至其揆一也惟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攷求最難劉宋祖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十四日間暑景折取其中用之定為冬至且以日差比較推定時刻諸歷因之加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至累日月測驗至己卯冬至三歲中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放同異定擬二至時刻減大明歷凡十九刻二十分上攷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其歲餘

歲差法曰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有五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日而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惟所差至微世曾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減歲餘二千五百分為二千四百六十二分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則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為用一或損益失當詎能與天協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六家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所用歲餘之數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歷減去十一秒定為方今所用歲餘之數蓋所謂四分度之一者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為今所測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分之一者為三百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分之一者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元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參驗之多者七十餘年少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統天歷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其半得六十七年為日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實為密近然古今歷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歷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皆合下據方來庶可永久無弊其古今歷參較疎密法曰宋元嘉十九年壬午歲十一月乙巳日十一刻冬至距今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八百三十八年其年十一月氣應已未六刻冬至元嘉歷推之得辛酉後授時二日授時歷上考元嘉壬午歲冬至得乙巳與元嘉合 隋大業二年丁卯歲十一月庚午日五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七十三年皇極歷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歷上考大業丁卯歲冬至得庚午與皇極合 唐武德元年戊寅歲十一月戊辰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六十二年戊寅歷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歷上考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至與戊寅歷合 開元十五年丁卯歲十一月己亥日七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五百五十三年大衍歷推之得己未冬至後

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歷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已亥冬至與大衍合先四刻長慶元年辛丑歲十一月壬子日七十六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四百五十九年宣明歷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歷上考長慶辛丑歲得壬子冬至與宣明合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十一月丙午日六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三百年乾元歷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月授時歷上考太平興國庚辰歲得丙午冬至與乾元合咸平三年庚子歲十一月辛卯日五十七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二百八十年儀天歷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月授時歷上考咸平庚子歲得辛卯冬至與儀天合崇寧四年乙酉歲十一月辛丑日六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七十五年紀元歷推之得已未冬至後授時十九刻授時歷上考崇寧乙酉歲得辛丑日冬至與紀元合先二刻金大定十九年已亥歲十一月已巳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一十年大明歷推之得已未冬至後授時十一月已酉日七刻冬至考大定已亥歲得已冬至與大明合先九刻慶元四年戊午歲十一月已酉日七刻授時歷上考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八十二年統天歷推之得已未冬至先授時一刻授時歷上考慶元戊午歲得已酉冬至與統天合其日躔法曰列宿麗天為舍二十有八為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準日躔欲紀之無從也而太陽一升列宿俱熄欲測其躔度也實難法以昏且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當為近然杪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月食衡簡知日度所在紀元歷復以太白誌其相去遠近於昏後明前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已卯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白相距度分定驗參考皆躔箕宿與月食所衝允合比今大明歷所測實差七十六分而日躔始得其真其日行盈縮法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古稱日歲一周天而盈縮損益四序各變前人多未之知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始覺日行有入氣差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月進退以求騰食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而損益未得其真代述用之夫陰陽往來氣幾消息馴積而移可以尋測非可以法求也冬日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而交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當夏至夏日至日行一度弱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強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而交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當冬至向之縮分亦盡損而無餘蓋盈縮均有損益初為益末為損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而南於盈為益益極而損損至無餘而縮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而北於縮為益益極而損損至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週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分實由測晷景而得以算術推考與所測允合其月行遲疾亦然古歷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謂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謂今合朔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然而未審也劉渙作乾象歷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為差率以該進退損益之數後作歷者咸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黃道入轉極遲疾若極疾度若平行度各漸而驗之於交蝕其遲疾二歷各立初末二限初為益末為損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其行度率不及於平行自八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盡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八轉一周實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四十八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歷日為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月分十二限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為半周限折而四之為四象限而白道交周之故爛然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若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八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道出入與白道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為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淺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

道內二十四度強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而交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當冬至向之縮分亦盡損而無餘蓋盈縮均有損益初為益末為損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而南於盈為益益極而損損至無餘而縮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而北於縮為益益極而損損至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週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分實由測晷景而得以算術推考與所測允合其月行遲疾亦然古歷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謂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謂今合朔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然而未審也劉渙作乾象歷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為差率以該進退損益之數後作歷者咸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黃道入轉極遲疾若極疾度若平行度各漸而驗之於交蝕其遲疾二歷各立初末二限初為益末為損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其行度率不及於平行自八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盡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八轉一周實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四十八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歷日為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月分十二限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為半周限折而四之為四象限而白道交周之故爛然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若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八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道出入與白道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為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淺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



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為陽八黃道內為陰陰陽一周分為象限者四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
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復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限限為七交各行九十一度
周歷四象為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每一交退天之一度二分度之九
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
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內六度在赤
道內二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
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歷內冬至在陽歷外月道與赤道所
差者多夏至在陽歷外冬至在陰歷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歷
有內有外直者密而斜者疎而測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
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分是為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夫歷法疎密驗在交食而推步為難加時
有早晚食分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眺胸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荷入氣盈縮入轉
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而欲交失之無失不可得也今日歲縮遲速
與白道交周之度咸極於微眇則合朔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強弱上推
詩書以來所載虧食無不略合下推將來庶可垂之永遠矣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歷來各代
損益不同皆以意牽合未嘗實測其度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中為直距以兩
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其日出入晝夜刻舊歷據汴為準與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
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立法推每日自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
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以為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視古加密其言
曰歷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大道而與之略合
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
星連珠為上元為歷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口至合而後歷可從定諸歷因之以為經制遠大
衰序之法轉相祖述而世代遂邈積數動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算繁多乃剪截其數增益日法以
傳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輒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為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萬原
始要終候驗周密使宵旦之問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道則近可驗遠約可觀博又何必

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濶之術哉今歷以至元辛巳為歷元法一本諸天行抄而分分
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為率比之他歷積年日法推演附會為合以驗天者庶幾得其自然學者貴
反求近取執一該萬會千古於一
息通一息於千古其揆一而已矣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為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
以罣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之學
及天文律歷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生三歲家人示以書輒識
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學十三學
九數輒造其極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
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秉忠薦之世祖召見六盤山命為太子伴
讀中統二年擢右贊善時年二十八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
來嘉言善政為書以進世祖嘗令恂講解且命太子真金受業焉
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慎為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
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為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罣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歷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生三歲家人示以書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秉忠薦之世祖召見六盤山命為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右贊善時年二十八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書以進世祖嘗令恂講解且命太子真金受業焉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慎為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

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言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害人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帝深然之恂早以算術名太子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太子嘗問爲學之要恂曰在正心問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如印板然板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板一差則摹之無不差者太子深然之詔擇勲戚子弟使就學恂卓然以師道自任及從太子撫軍稱海乃以諸生屬之許衡衡告老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於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寢疏欲加釐正知恂積算術遂以命焉授恂太史令恂薦許衡明歷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歷

事官屬悉聽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徧考歷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歷成賜名授時歷頒天下十八年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未幾卒年僅四十七仁宗延祐初追封定國公諡文肅子寬賓並從許衡遊得星歷之傳於家學官保章正副太子嘗召見語曰汝父起儒生貧無貲畜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因顧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恤隨事規正裨益良多今鮮有其匹每嗟悼不置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廢

業姚燧神道碑云逃亂而來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爲養暇則

就學書無不讀尤深於易禮春秋後得朱熹集註四書歎曰人倫

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奧皆萃此書矣碑云歲甲寅許衡來秦恭懿往見傾蓋心服敬事猶師講貫勤窮日夕

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居喪盡禮碑云喪葬用牲盡誌桑門感世之法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縛疏衰餐粥杖始能起許

衡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隆典夫夫特立而獨能行之後喪母其疾益陸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就烏臺筆

史王惲薦恭懿資稟高明學淹經史其孝行足以化服一方廉介足以振屬薄俗擇彼國庫置之館閣試其行能可收實用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

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肖向右丞相安童前稱譽恭懿之賢

丞相以聞十年詔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

聘四皓故事往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乃至京既入見世

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繼又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

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披香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至命入

殿箠之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恭懿言明

詔有謂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工詩賦為空文害治斯言誠萬

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誼通經史者勿使投牒

自售試以經義論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敦厚國家

得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恭懿予告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

遣赴闕入見命居太史院攷正歷法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徧

考自漢以來歷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

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

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

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

巳歷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歷者附會元歷更日立法全踵故習

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

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

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

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歷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

有三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

元史新編 卷三十三 曆三 三
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歷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
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劄造大同
歷隋劉焯造皇極歷皆用定朔為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歷定
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
造麟德歷雖不曰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
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歷謂天事誠密四大
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歷一依前賢定
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歷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
之數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母自
勞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後以太子賓客召又以
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召最後以參議中書省事召皆不行三
十一年卒年七十

蕭綱墓誌云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未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為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做

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粹然一出於正者惟許衡暨恭懿平

齊履謙字伯恒魏郡沙鹿人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
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歷盡曉其法十
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為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
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歷履謙補新歷生同輩皆司天臺
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
歷既成復預修歷經歷議二十九年授星歷教授都城刻漏舊以
木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而
下鳴鑿以為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成宗大德初中書俾履
謙測視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
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
遷保章正始專司歷事三年八月朔太史言時加已依歷當日蝕

二分有奇至期不蝕衆皆懼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已時
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
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歷日當蝕五十七秒衆以涉交旣
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繫
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
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歷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
日不出本氣者爲是衆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村堡移
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詔問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
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弭災
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事禳禱時
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多專威福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
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

更漏每至旦始行禮履謙白宰執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武宗
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廷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止
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明年升授時郎秋
官正仁宗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授國
子司業與吳澄同被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弗少怠
其教育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命仍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
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
之從容自履謙去國學澄亦移病歸學制漸廢延祐改元詔擇善
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司業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爲長雖
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
後爲次第履謙曰不攷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升齋
積分之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遞升旣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

私試每孟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人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積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為額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帝從其議英宗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以原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汚吏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糧數萬石州縣長吏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令罷遣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憲司果誣以他事坐免久之始得直文宗天歷二年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為星歷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歷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註一

卷中庸章句續解十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畧一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

履謙目錄云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者古史記之通稱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傅太子箴敘之春秋左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如春秋者古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始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為之者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類皆務以褒貶為工至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未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輒以所見妄為敘類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闕庶幾全經之綱領自此或可尋究云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

始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八式一卷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歷行五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日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歷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歷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畧而

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侯氣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為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葦侯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為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至順三年追封汝南郡公諡文懿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博洽知天文以天下將亂

遂南渡河隱居嵩山詳見瑛長七尺美髭髯氣宇端肅金將亡士

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間關轉徙以倡明伊

洛之學教授汾晉間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遺書盡讀之得其旨趣世祖南伐至相州召見問平定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主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也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欲留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之時平章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為懷孟彰德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畧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綫今天子神聖俊又輻奏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正在此時若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

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
 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為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
 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
 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年七十遺命其子處
 立處愿曰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文宗天歷中贈翰林
 學士諡文獻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皇極引用
 各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新歷禮樂雜志三十卷其
 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
 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為歷元獨邵子謂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
 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為歲而天地之
 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

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
 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元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
 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掇其要著于篇云

名賢錄載陳時敏温州瑞安人能推步天象閩

浙間言歷者必推本溫歷至正壬辰歲正月朔日食能辨司天臺推算之差事聞於朝遣學士范天碧以禮徵之不赴年七十四卒於家有陳宗山者平陽人嘗究心歷數遍遊汀湖未得其要及歸欲受業於時敏時已卒求遺書研精覃思得不傳之秘時敏之徒所推歷多訛舛宗山校正之近數年言歷者皆以宗山為宗 大學衍義補曰按古今歷法至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歷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其所以度越前人者非虛言也蓋以今歷與古歷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自春秋獻公以來元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歷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歷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歷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歷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歷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歷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歷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歷校之授時為密上而求之千載之前既無不合則下而推之千載之下其必不忒可知矣雖然天時不齊不齊則不能以皆同是在隨時考驗以合於天焉蔡邕曰以籌算為本以天文為驗算之既精驗之皆合則在人之天審而在天之天定矣 治平畧云授時歷法一以攷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為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為百分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所謂順天以求合而不為合以驗天者也夫歷法之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度也不知天運常有餘歲運常不足二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謂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進之而又不及

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以已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來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縮故月一大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為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歷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卜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也然日躔有自然之度以已意附之可乎故虞翻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問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二小庸何傷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準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史謂其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良不誣哉

問曰究天地人斯謂通儒著書立說乃其緒餘守敬之學天

授非人王楊儒者游藝亦云汝南緱山律歷精邃竝名曰儒

庶幾無媿即器會道誰去藝事

元史類編卷之三十三終

後

